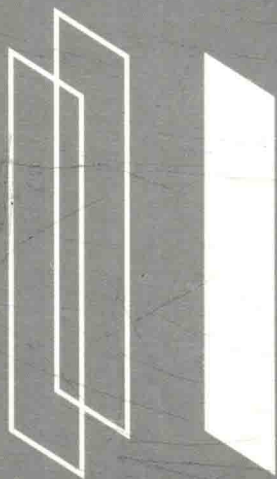


吕新作品系列



中国屏风

吕新
著



版传媒集团
艺出版社

中国屏风

吕新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 太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屏风 / 吕新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1

(吕新作品系列)

ISBN 978-7-5378-5445-0

I. ①中… II. ①吕…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5883号

书名: 中国屏风

著者: 吕新

策 划: 续小强

责任编辑: 庞咏平

项目统筹: 马峻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字数: 170千字

印张: 7.75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445-0

定价: 36.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目 录

- 001 小姐
- 045 辘衣
- 096 我们
- 146 中国屏风
- 238 编后记

小姐

去年深秋时节，一辆马车将沈倚虹从京城送回老家。临行之前，沈倚虹没有见到父亲，连日来，父亲每天在校军场上阅兵，披星戴月，奔走在鼓声与号角之间。

马车行至鱼城一带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屡试不第、名落孙山的秀才吊死在路边的一棵枯树上。其时正值一个天色晦暗的午后，四野无人，满天黄叶，几只黑炭似的鸟在附近的水沟与树林前飞来飞去，叫声粗嘎而悠扬，如同一种遥远的回声。押车的欧湘濂望着眼前那些飞来飞去的、漆黑一团的东西，轻轻地来到车前，隔着帘子，向车内的沈倚虹说道：

“小姐，听到那种叫声了吗？那就是乌鸦。小姐不想看看吗？”

沈倚虹没有见过乌鸦，此次还乡的路上，她很想见识一下。欧湘濂没有忘记小姐的吩咐，一路上始终在留意着。刚才，马车走到一片树林边时，欧湘濂远远地就听到了那种嘹亮而悠扬的叫声，他的目光突然跳了几下，他知道听到什么了，

虽然由于树丛的遮掩，他还没有看到它们的影子，但那种越来越近的叫声似乎已说明了一切。果然，当马车转过那片树林以后，他一眼便看到了它们栖落在水沟边顾影自怜的那种样子，旁边的几根树枝上也有它们黑色的身影，它们在那个穿着一身青布衣衫的吊死鬼的脸前飞来飞去，嘎嘎地叫着。

这会儿，欧湘濂站在马车前，一手抚着腰间的剑器，目光在远处的河流与山岗之间仔细地搜索着。午后的天空像沿途那些盖着筒瓦的屋脊一样又低又暗，似乎不久就要倾圮下来，完全贴到地上。远处的河流看上去像没有源头的死水一样一动不动，河面上闪着一种瓷质的亮光。一阵微风从欧湘濂的脸前拂过，他回头看了一下，马车上的帘子已经被掀起来了。

沈倚虹从车窗向外面张望着，一抹似喜非喜的红晕停留在她的腮边，她的头发多少有些凌乱，几缕青丝在脸前飘来飘去。不久，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原以为它像燕子那么小。”

“比燕子大多了，小姐。”欧湘濂说道，向水沟那边瞥了一眼。

“像鸡一样大，小姐，”车夫在前面插话说，“它们可能吃了，个个都是饭桶，它们的肉是酸的，因为常吃死婴……”

“得啦，朱三，”欧湘濂大声对车夫说道，“闭上你的嘴！跟小姐说这些，不是成心惹她犯呕吗？昨天在那个客棧里，你没有看到小姐吐得那么厉害么，从今天早上到这会儿，还没吃一口呢……”欧湘濂说到这里，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回头对沈倚虹说道。

“小姐，要不要吃点什么？车子颠簸得这么厉害——”

沈倚虹摇摇头，对欧湘濂说道，“让他说吧，我不恶心。”

“不恶心也不能让他说。”欧湘濂说着，看了一眼朱三的背影，冲他说道：“检查一下缰绳、鞍子。我说过多少遍了，你不能把那个装马料的皮口袋挂在马肚子下，迟早会丢的，我看你拿什么喂它们？”

“我总不能像抱孩子一样，一路上都抱着它吧？”朱三嘴里嘟囔着，在前面忙碌起来。“我还得腾出手来赶车，观察地形，辨认方向，上坡下坡，水深水浅……”

“朱师傅，”沈倚虹对朱三说道，“你怎么知道它们的肉是酸的？”

“哎，算了，小姐，咱们不说这些了。”朱三把一只手伸进那个皮口袋里，仔细地摸索着，脸上挂着一种幽深莫测的、满足的神色。不久，他将皮口袋重新系好，寻思着一个适当的位置。“说说京城里的事吧，我听说相府门前的那对狮子眼睛会转……”

“胡扯！”欧湘濂打断他的话，“那不过是一对玉石狮子。”

“京城里的人都这么说，”朱三说，“要是一对真的，那还能称奇么。世上的事奇就奇在：假人能干出真人才能干的事，真人像泥胎一样不吃不喝，不笑不怒……”

……

在水沟旁边的那棵不祥的树下，一名僧人赤裸着粗硕健壮的臂膀，正在专心致志地——捉虱。沈倚虹手里抓着飘动的帘子，突然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那个人罗汉一样的身躯，长有黑色长毛的肚脐，像女人的乳房一样隆起的胸脯，深陷的胸沟……清晰地映入她的眼帘，她脸上飞红，急忙垂下了车上的帘子。

朱三吆喝了一声，马车在午后阴晦的天气里飞奔起来。

炊烟，河流，寺院，村庄……马车似乎变得越来越颠簸不平了，朱三坐在车辕上，声音显得仓促而简短，上气不接下气。坐在沈倚虹身边的紫珠在颠簸中睁开了似醒非醒的眼睛，昏昏沉沉地对沈倚虹说道，

“小姐，出了什么事？”

“你真能睡，”沈倚虹对她说，“真出了事，你这会儿睁开眼睛也晚了。”

“我梦见我家的菜园子了，小姐，”紫珠强打起精神，睁开眼睛，“园子里开了五颜六色的花……蝴蝶、蜜蜂都来了……我和姐姐正在里面给黄瓜掐花儿，突然来了一阵风，好大的一个葡萄架被吹倒了……”

“我白疼你了，”沈倚虹说，“不陪我说话，只顾自己做梦，还是在自家的菜园里。梦见花轿了吗？”

“小姐。”紫珠的脸变得绯红。

“想睡就再睡吧，再做一个梦。”沈倚虹说，“有事我会叫醒你。”

“我并不想睡，可是不知怎么，一不留神就睡着了。”紫珠说。

沈倚虹想起了那个袒胸露臂的僧人，不明白他为什么那样专注于自己的事情——那些虱子。他坐在那棵枯树下，似乎根本没有发现有一辆马车从他面前的大道上经过，也没有意识到吊死在树上的那个自寻短见的落第秀才，那个人的两只垂下来的脚几乎就要蹭到他的裸露的肩膀上了。他竟然毫无察觉，如同坐在那棵树下的另一个死人。事情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沈倚虹想起了一年前的现在见到过的那个人。

……一年前，也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秋风萧瑟的季节里，一

个名叫王猛的人来到沈家。其时，沈倚虹正在一个亭台里与紫珠下拱，四周簇拥着芬芳袭人的白菊花和白海棠。

王猛坐在沈家廊下的门槛外，一边脱下衣服捉虱子，一边与沈倚虹的父亲讨论天下大事，追溯历代王朝兴衰之根源。

“你看那个人，小姐，”紫珠贴在沈倚虹的耳边，低声说道，“还讨论天下大事呢，先讨论讨论他身上的那些虱子吧。”

“别胡说，”沈倚虹对紫珠说道，“小心让他听见。”

她们的笑声从那个建在高处的亭子里飘出来，回荡在园子里，她们用目光瞟着那个人。但王猛似乎压根就没有听到那种笑声。那时候，王猛不知说出了什么出奇制胜、令人茅塞顿开的话，沈倚虹的父亲兴奋不已地拈着胡须，赞叹不已。他命人给王猛搬来座椅。将王猛面前的茶杯换成酒杯。王猛不坐，半倚在朱红的门槛上，他那两条粗硕健壮的赤臂似乎不是皮肉，而全是力量……此后的一些天，在父亲的书房里，在花园深处，在阴雨霏霏的校军场上，父亲与王猛无所不谈，王猛住在沈家。王猛食量惊人，厨房里一个管事的女人告诉沈倚虹说，王猛的一餐，需要吃掉五斤面粉或三斤牛肉，不包括酒茶与蔬菜，一日需要吃四餐，有时甚至五餐。

不久后的一天，父亲奉旨率兵北上，王猛随军同时北上。

初战告捷。

在茫山一带，他们出人意料地大获全胜，轻而易举的胜利使三军将士在欢呼之余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难以置信。一名带着敌将首级凯旋的将军在马上嘟囔道，这仗也太好打了，比行军还要容易。

王猛站在中军大帐外的一片空地上，一边将手伸进衣服里搓着胸脯上的汗泥，一边看着他眼前等待命令的几位将军，心

不在焉地对他们吩咐道：

“上去——消灭他们。”

敌军阵地上的军士像一些蜡制的假人一样站在那里，这边的人马还未到，那边已像秋日的麦子一样纷纷倒下一片。沈倚虹的父亲从马上下来，他有些看呆了。

“大帅，”一位神色不安的谋士来到他的面前，用手指了指王猛的背影，“这个人……不会是妖怪吧？”

“住嘴！”沈倚虹的父亲低声呵斥道。“瞧你吓得这个样子，真给我丢脸。好好看着，看看人家是怎么打的。”

谋士满脸委屈地退到一边，偷眼向对面张望。“奇人哪，我朝的江山无恙了。”沈倚虹的父亲兴奋地说着，来到王猛身边。王猛的一只手从衣服里伸出来，手指间拈着一撮黑色的汗泥，他放到眼前看了一下，又放到鼻子下嗅了一下，立即扔掉了。王猛拍干净双手，转身对沈倚虹的父亲说道：

“大帅，可以开饭了。”

……那些日子里，上至最高统帅，下至打柴烧火的士卒，几乎人人都被一种不可名状的光芒烘托着，笼罩着，如同置身于一个水土不服的梦里，茫山上空微微发红的天色映昏了他们的头脑。

王猛利用一场微雨，使棘手的战局发生了本末倒置的变化。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在短暂而貌似松弛的战争间隙里，敌对双方的阵营里都有一位老谋深算、呼风唤雨的占星学家被及时地派上了用场。沈倚虹父亲手下的那位占星学家是第一个观察到天气变化的人，

他那敏锐的能够洞察一切的目光曾使很多的人感到心悸。

一天早上，茫山上空的那种突如其来的颜色使多年来惯于黎明即起的占星学家感到无比惊愕，他是在走出帐篷、呼吸了几口早晨清新的空气以后，才猛然看到那种现象的。过后，他忘记了对面的敌营以及营地里那些大呼小叫的像见了鬼一样的士兵。太不可思议了，眼前的景象也使他在突然之间忘记了数十年如一日地在晨光中缓缓漫步的日常习惯。他感到不安，开始在原地团团打转。

“我的天，那是什么——”

在这个秋天的早晨，这位一生与天谋事、晨思暮想的占星学家，突然发现自己积累多年的经验与智慧正在失灵，一切的常识与计谋似乎都不管用了，眼前的情形让人难以阐述，无法回旋与接受。他短暂而不安地注视了一下早晨的天空之后，立即拖着年老的身躯，跌跌撞撞地向隐蔽在一片树丛里的中军大帐跑去……

微微发红的天空悬在头上，像是被人用如椽的朱笔精心地描过，是少女的红晕？历代相袭的胭脂？……营地里略带潮湿的晨风吹乱了占星学家雪白而飘逸的须髯。在一个阵脚里，他看到两名执勤的岗哨正在拼命争夺一件什么东西，像是一件什么宝物。占星学家在奔跑的过程中匆匆瞥了一眼，看清楚原来是一根尚未煮熟的带肉的牛骨头。他重重地哼了一声，这些该死的士卒，按照他以往的性情，发觉这种不良现象后，他会毫不含糊地给这两个家伙以应有的惩处。但眼下，这种小人式的、见利忘义的小打小闹显然已使他无暇顾及，他要急于把自己刚刚观察到的那种令人不安的异常现象尽快向指挥这场战争的最高统帅及诸位谋士陈述清楚。是的，必须尽快告知他们，

向他们说清楚，以使他们明白。不管怎么说，那种东西太突然了。不祥之兆？灭顶之灾？都有可能。军中待他不薄，俸禄，名望，自由，一切都应有尽有。他十分清楚，对面的敌营里雇佣的那位占星学家也并非一名饭桶，用不了多久，那一位也会观察得到。

占星学家神色慌张地奔进中军大帐里以后，最高统帅——沈倚虹的父亲——与几位谋士刚刚在黎明前入睡，他们围着地图与阵图度过了又一个绝望的夜晚之后，终于在曙光初现之时合上了沉重的眼帘。大帐里如今只有王猛一个人在，他睁着眼睛坐在那里。

占星学家站在大帐的入口处，顿时犯了踌躇。翻飞的帘子拍打着他的身体，像是在对他施加刑法。他不知道王猛是什么，官居几品，沈大帅此次离京北上，突然领来这么一个人。在他看来，王猛在军中的身份十分的不明确，像一段语焉不详的文字……他正在斟酌之时，忽然听到王猛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该不该对他说呢？占星学家心猿意马地打量着悬挂在大帐中的佩剑与弓弩、大刀和铜锤。这些杀人见血的武器，在它们偶然闲置下来的时候，看上去竟是那样的精巧祥和，如同一件可以养性颐年的稀世珍宝。他这会儿真想走上去亲手摸一摸它们，试试它们各自的质感与温凉程度……占星学家这样想着，立即迈动两腿，小心翼翼地向里面走来。

“看来你也是彻夜未眠。”

这时，王猛突然说了一句话，占星学家吓了一跳，立即停住了，仿佛失去了行走的能力。他迷惑不解地看着坐在大帐中央的王猛，他没听清王猛说了一句什么。王猛指了一下面前的

一张棕黄的狗皮褥子，示意占星学家休息一下。

“不，我不睡……”

年老的占星学家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清冷的早晨里充满了夸张的成分与失真的色彩，简直语无伦次，一派胡言。

“你怎么了？”王猛哈哈大笑起来，“你好像看见了鬼？”

“是的……”

“外面的天还是那样红吗？”王猛止住笑声问道。“朱砂一样的天色……”

二

春天的时候，我跟随小姐出游。在大明宫附近的一条街上，我们遇见了一个不三不四的人，那个人的目光像两条缓缓蠕动的蛇。我把一条从未用过的丝帕递给小姐——不知她不想擦手。自从遇见那个人那种不洁的眼神之后，我的两只手心里一直有一种驱散不掉的滑腻腻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很怪，好像我的手握过他的那种目光似的。我用我的一块石榴红的罗帕擦了几遍，手心里还是不那么洁净清爽。小姐没有擦，她手里拿着我递给她的那块丝帕，眼睛看着别处。也许，小姐压根就没有看到那个人，没有看到他的那种又湿又滑的目光？那真该谢天谢地。

我们从一座青砖青瓦的庭院外经过，门口不断地有人出来进去。小姐告诉我说，这是我们家乡的人在京城里开办的唯一的一个会馆，家乡一带的商贾、赶考的举子来到京城后，都住在里面。听小姐这么说，我望着那个门口，看了半天。小姐对我说，想什么呢，看你傻呆呆的样子，想进去认个亲人吗？

我是从什么时候发现那个人不再尾随我们的呢？过了帅府街以后，天上的太阳又白又黄，光芒像露水一样。持枪带戟的御林军擦着沿街低矮发黑的铺檐跑来跑去，街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川流不息的人群曾经混乱过一阵，不久之后平静了下来。我拉着小姐的手站在一家药铺的雨廊下，对面街道上的一位老妇人正在弯腰拾捡滚到地上的热腾腾的包子。刚才，有人在混乱中撞翻了她的蒸包子的笼屉。这会儿，老妇人捡一个包子，嘴里念一声佛，捡一个包子，嘴里念一声佛。

这样好的天气里，郊外到处可以看见踏青的人，王孙嫔妃如在画中，嫩绿的柳枝看上去像是从天空垂下来的柔软的绸带。在一座短小的石桥上，有一位老妇人在卖扇子，还有一位老妇人在卖五色的丝线。我们走过去后，小姐看中了那位老妇人码在一只篮子里的五色丝线，不知她又要绣什么，我付了钱，卖丝线的老妇人牙都掉光了，很像我从前的一位乳母。

我们站在桥栏前，小姐看上去无所事事，空空落落。我问小姐想绣一个什么东西，小姐说不想绣什么，这会儿还没想好，她买丝线只是觉得那些丝线很好看，也许以后会派上用场。以往这类针线都是由我动手，小姐只要在一旁说明她的意图就行了。再说，夫人也不让小姐整天绣啊绣啊，因为，时间一长，小姐就会头痛，连续几日吃睡不香。只要小姐有一个意图或轮廓，我就能绣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按照小姐的意思，我从前绣过碧云与黄花，绣过清澈的湖水与烟罗纱帐，牡丹与芍药就更多了。去年夏天，在小姐的指点下，我绣了一个在回家途中迷路的人，小姐看后，说那个迷路的人，他的呼吸看上去急促如水，几朵瘦小的黄花在他的脚边似启似合，像暗夜里的灯盏一样忽明忽灭——躲躲闪闪……

走过石桥，我想起了夫人的叮咛，夫人是让我陪小姐出来散心的。这个春天以来，小姐的身体变得很让人担心，每天夜里都要醒来好几次，有时喊我端水，有时不惊动我，醒来后就一个人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她总是那样睡不踏实，不能持久，像婴儿一样容易受到别人的惊扰。现在想起来，她可能是府里睡得最晚的一个人，也是醒得最早的一个。

眼下的季节，虽然阳光明媚，但仍然春寒料峭，有些耐寒的树木还是一树铜枝铁干，毫无绿意。人群中有一位踏青的小姐还托着一只手炉，不知是出来观光，还是为了取暖。临出门前，我替小姐拿上了她的斗篷，但小姐发觉后却不让带。不带就不带吧，我不能惹她生气。

这会儿，我对小姐说，走了很久了，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

三

昨天晚上临近熄灯之前，我忽然听说小姐很快就要从京城里回来了，就是这几天的事，小姐乘坐的马车这会儿已经在路上了……我闻听之后，立即变得昏头昏脑的，慌乱之中突然撞到了一个人的身上。我一看，是家里的一个厨子，他端着一钵汤水，正往屋里走，被我突然一撞，汤汁溢到了他的手上，他烫得大叫起来，对我说，瞎撞什么？没长眼么？

我没有工夫理他，这会儿更不想与他拌嘴。说我没长眼，我看他才没长眼呢，不知道小姐就要回来了吗。要不是得到小姐回来的消息，我饶不了他。我忍了，还偷偷笑了一下，只要小姐平安地回来，我什么都能忍。

阿弥陀佛，这真是天大的喜事。

早上的时候，我听见几只喜鹊在对面的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叫个没完，那时候我觉得似乎有什么事情要来了。小姐就要回来了，我多少总该有一点儿感应吧。别人一个个都像木头似的，他们当然不能和我一样。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小姐也不知长得有多水灵了，不会是当年的那副小模样了。我原以为今生今世再也不会见到她了。这些年来，我常常以泪洗面。我知道京城远在天边，我是去不了的，更何况家里的一摊子事根本抽不出身，谁都能走开，唯独我走不出去。我要照料那么多事情，鸡啊羊啊，仓房，园子，没有一处不让人操心。

我梳好头，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将十个鹅蛋放进一只篮子里后，去找宋老四。这个人，不给他些甜头，他是不会跟你说什么的。昨天晚上，我们小姐即将还乡的消息，就是他带回来的。他常年跑京城，贩卖布匹、棉花什么的，有时还贩卖鲜姜、香烛一类的东西。今年春天的时候，忽然有人告发他在棉花里掺沙子和白灰，知县大老爷将他捉到公堂上，一连审问了三天，最后听说没事了，放出来了，整个人像大病了一场似的。不知他掺沙子的事是真是假，我没有买过他的棉花，家里有两个专门出门采买的人，这些事情不用我张罗。

我来到宋老四家的时候，他像是刚起来不久，正要出去。我拉住他，不让他走。我让他跟我说说我们小姐的消息，说说她乘坐的马车，几时才能到家。

宋老四像是心里有鬼似的，不肯坐下，又不详细地告诉我，在地上团团打转。他对我说：“你这个老婆子，小姐要回来，你疯张什么？好像你也成了小姐。放开我，让我出去，我得赶紧去找一个债主，他快咽气了。”

瞧他说的，我当然不是小姐，一个人是什么，那是命中注定了的，不在于你想不想，是你的不想也成，不是你的，终究也是白搭，只不过是做了一回梦，空欢喜一场。我取出篮子里的鹅蛋，个个都像拳头那么大，宋老四看到后，眼里放了一下光。但只过了一小会儿，那光便消失了，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

“祖奶奶，开开恩，让我走吧。我得赶紧去找那个债主，他快咽气了。再迟一会儿，他一蹬腿，欠我的那些布匹钱就完了。他只有一个瞎眼的老娘，我找谁要去！”

“你在路上，”我说，“看见我们小姐了没有？”

“我没见，”他说，“小姐的身子，我想见就能见吗？那还叫什么小姐？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我只知道那个人……他就要咽气了，我得赶紧去——”

……

今天夜里，我会在入睡以后见到我们小姐吗？我知道我老了，耳朵很背，要想听到那马车的声音是很难的。

我原封不动地把篮子里的那十个鹅蛋重新拎了回来。宋老四没告诉我什么，我当然不会将这么大的鹅蛋白白留给他。他要是能告诉我一两件有关我们小姐的消息，我是不会在乎这些东西的，比这再好的我也乐意出手。我拎着篮子出门的时候，宋老四狠狠地剐了我一眼，叹了一口气。一甩手，他也出去了——去找他那个快要咽气的债主去了。

上午，收拾妥当之后，我打开一个封锁了多年的木箱子，里面收着的大多是小姐小时候穿过的衣服。另一只箱子里放着她从前用过的被褥与玩具，风筝，陀螺，布老虎，布猪，桃符，小钗小环，珠子镯子……每次看见这些叮叮当当的小玩